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七回 第七節

雙肩抱攏，五官清秀，面如冠玉，俊美之甚。勝三爺走上前去，捉大擎，磕膝蓋點地，口中說道：「隱士光臨，未能遠迎，罪甚罪甚！」羅爺一看勝爺偌大的年紀，這樣的恭敬，趕緊還禮說道：「勝老明公過獎了，在下乃是村莊一農夫，何敢勞動俠劍客？羅文有何德能？老義士如此，使我羅文舉止不安了。」鐵天勝在旁說道：「羅賢弟不過套言。」羅爺又與老少英雄見禮，勝三爺與羅爺連袂進了菊花村。走進王宅大門，進了東跨院，尚有未迎接出來的，進了屋中再與見禮。勝三爺說道：「王大哥，這是隱士羅文。」羅文一看，王靈當時一怔。羅文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您與王老伯父論弟兄，羅文我不敢與他老人家論弟兄，這是我王老伯父。」語畢，羅爺跪倒身形，口稱：「伯父，小姪男羅文與伯父叩頭。」王靈伸手相攬。勝三爺又與眾少年介紹，都稱羅文叔父。到了張玉龍這兒，彼此臉兒一紅。羅文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我們是同盟弟兄，咱們各論各人的輩份吧。」二人也見了禮。羅文向張玉龍問道：「賢弟你何以至此？」張玉龍打了一個唉聲，將夫妻雙行刺，杜氏自刎勸夫的話說了一遍。羅爺說道：「死了沒有？」張玉龍說：「死了。」羅爺聞聽，急得直跺腳，唉了一聲，就地磚碎了一塊，塌下去有四五寸深。眾人莫不歎羨羅爺之力大絕倫。羅文說道：「杜大哥真是命運不佳。二姪女被山大王搶去，用金釵刺目。」

大姪女自刎勸夫，雙烈出於一門。金叉飛刀將杜雲杜子明之女雖死不朽矣！」羅爺問道：「羅隱士你說何人？」羅文說道：「杜雲杜子明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張氏就是子明之女嗎？」羅文說道：「然也。」勝三爺長歎一聲，幾乎淚下，口中說道：「杜老鏢頭真教子有方也。賢德的姪女，始終不肯說出娘家姓氏，恐失了其父的名望。自以為山大王之妻，面上無光。其實人分三六九等，有賢有愚。山大王與山大王不同，白老寨主出身是武狀元，論品第在你我之上，賢姪女死得實在可惜。何後餘必報知欽差大人，使賢姪女含笑泉下。」眾人聞聽，莫不歎息。

羅文又將杜雲二女兒金釵刺目，青龍山救姑娘之事說了一遍。

勝三爺派人預備酒席，工夫不大，將酒席擺好，羅文這才問九龍山中之事。勝三爺遂將十二道鋼鐵閘昨日大開之事說了一番。

羅文說道：「我並不是長我義父的威風，九龍山好比天羅地網，我義父拉起鋼鐵閘，撤去把閘的嘍兵，那正是誘敵之意。鏢行不去人便罷，鏢行若要進去，十二道鋼鐵閘往下一落，想要出來勢比登天還難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此話誠然不假，有閒工夫的時候，我將他們少年探山之事，對羅隱士再為細講。」羅爺說道：「五位賢姪探山之事我也略知大概。哪天晚晌我與玉龍賢弟到九龍山前去探望探望。今天這半天不算，明天後天小弟若不回來，您就另請高賢。小弟我是以死相答。可有一宗，我有三件事，要在勝老明公面前要求。」勝爺說道：「羅隱士您把話講在當面，我可應者自無不應。若實有難題呢？咱們大家再從長計議。請問這頭一件？」羅爺說道：「第一件事，我若將印盜得出來，咱們是盆不沾面，面不沾盆，公事上別提我羅文一個字兒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憑隱士之高明，要是求取功名，武狀元猶如探囊取物，這不是勝某當面誇獎，儀表人材武學，哪一樣兒都稱得起是狀元的資格。您既看功名富貴猶如浮雲，取出印來的時候，公事上絕不提您一字。這個事算不成問題啦。但不知第二件事？」羅爺說道：「我義父的秉性高傲，你們二位難免以武力解決。最後非有九龍山與鏢行一場混戰不可，到那時，殺得血染衣襟，我羅文概不能加入。頭可斷，志不可移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在下勝某決不能離間您義父子的感情。請問這第三件事？」羅文說道：「這第三件可得勝老明公您維力，如果破了九龍山之時，必得擔保我義父及義兄弟，不能打官司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羅隱士，王靈老哥在此。王老哥與白玉祥乃是磕頭弟兄，屠大爺與白爺又是兒女親家。別說羅隱士您要求此事，就是不要求，我勝英決不能叫白老寨主去打官司。不但我一人擔保不叫白爺打官司，孟二俠、蕭三俠與我勝英，我們三個人擔全部責任，寧可斷我三人之頭，不能叫白老寨主父子打官司。這三件事勝英敢擔負完全責任。」羅爺說道：「既然把話說明啦，今晚我便起身，有印有羅文，無印亦無羅文了。」

勝三爺提起酒壺滿滿斟了三盅，口中說道：「這三盅酒我給羅隱士您助興，但是您為國事的忠良前去盜印，上天必能保佑。

亦不可太固執了，亦不可焦躁，茫茫海泉，深不可測，豈是易事呢？探泉時千萬多加慎重。」羅爺說道：「小弟謹記在心。」

語畢，端起酒盅一飲而盡。三盅酒是盅盅盡盞盞乾。勝三爺又斟三盅向玉龍說道：「賢姪你飲這三盅，愚伯助你馬到成功。

還有一件，你可要多多保重，量力而為，倘有差錯，你有年邁天倫，何人侍奉？再說你那節烈的賢妻為你而死，你從此必要洗心向善。」張玉龍說道：「謹遵三大爺之命，不勞三大爺多囑。」張玉龍連飲了三盅。大眾吃完了飯，談了會兒閒話，天色將晚。張玉龍帶好了兵刃暗器，羅爺也收拾利便，帶好了零碎，二人告辭起身。羅文說道：「勝老明公您可不要遠送，咱們辦的是事，九龍山踩盤子的甚多，如被探去，大有不便。」

說完了話，羅、張二人站起身形往外便走。勝三爺站起身軀，大眾在後跟隨，送到宅的大門，勝爺又說道：「羅隱士與玉龍賢姪，二位務要保重些！」羅爺說道：「不勞掛念。」遂各抱拳而別。羅、張離了王宅，直奔九龍山去了。單言勝爺大眾等，第二日派蕭銀龍、葉乘龍前去打探。前半月去打探，至後半日才回來。報與勝三爺：「九龍山的十二道鋼鐵閘大開，把山的嘍卒一概皆無，九龍山仍不見有何動作。」此時有王宅的家人回稟勝老達官爺，外面有一穿灰色衣服之人，前來拜訪老達官爺，還要拜見少俠客蕭鏢頭，此人自稱是青龍山的，姓方。」

蕭銀龍站起身形說道：「小姪男前日也跟您提過啦，此人是青龍山的大寨主玉面小白龍方俊仁。此人雖是綠林道，品行甚佳，大有用處。小姪男親眼看見，跟羅爺戰幾十個回合，他兄弟搶去杜宅的姑娘，此人並未在山內，因他兄弟方俊義已死，實有棄暗投明之心，趁此機會不收留等待何時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很好很好，就此迎接此人便了。」語畢，勝三爺率領三太、銀龍等一千小弟兄迎接出來，來到大門外，勝三爺恭恭敬敬，剛要與方俊仁敘談，蕭銀龍說道：「有話請裡面再談吧。」勝三爺遂向裡相讓，將方俊仁讓進上房。玉面小白龍說道：「勝老明公休要嫌我是綠林中的賊寇，我情願與明公牽馬墜鐙。」語畢，捉大擎就要下跪。勝三爺趕緊伸手相攬，口中說道：「豈敢豈敢？方義士願在鏢局子，你我一處，願意當官差，府縣衙門中，我也可以給你舉薦事作。」方俊仁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我願跟你老在一處作事，一世之願足矣！您不憎我出身賤薄，我跟您在鏢局子內幫助作一份生意，我從此改邪歸正，棄暗投明。您要有用在下之時，馬上步下短打長拳水面之事，在下不敢說有本事，我必能盡其愚力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就是如此。水面上如有大事，必然拜懇閣下。」勝三爺遂吩咐：「擺酒，給方義士接風。」酒席擺好，讓之再三，方俊仁與勝三爺分賓主落座。老少英雄俱都見禮已畢。飲酒之際大眾觀看，方俊仁儀表人材，有一派正氣。惟有聾啞仙師細看玉面小白龍的五官微挑劍眉，惟獨距離太近，相連不到一指。諸葛道爺看罷，並未對別人言說。回頭與蔣伯芳說話。蔣伯芳低聲叫道：「道兄，三番五次請這位姓羅的，我看他並不是項長三頭肩生六臂之士。有蔣伯芳在場，何必請羅文呢？」聾啞仙師低聲叫道：「兄弟，你老是這樣眼空似海目中無人。你為何在擂台上，叫人家破了你的金鍾罩呢？羅隱士他能下海擒蛟龍，六尺深的水就將你淹死。」蔣五爺吃了一個碰，低頭不語。聾啞仙師又說道：「往後切不可如此。」蔣五爺這才點頭無語。眾人吃完了飯，散席之後各自安歇。一夜無書。

第二日太陽過午時，不見羅文與張玉龍回歸，勝三爺唉聲歎氣，口中說道：「三番五次聘請高賢，人家歲數正在年青，可歎張玉龍啊，他的賢妻自刎，勸夫改邪歸正，我一人送了他二人的性命。我想萬丈海泉，水勢奇險，我勝英明知危險，使人前往送命，我勝英何以為人？何以生於世上！眾位仁兄賢弟老少賓朋，哪一位阻我勝英，我誓不欲生。今天我要探一探萬丈海泉，看看他二人如何？」老少英雄聞聽勝三爺之言，面面相覷。惟有聾啞仙師打稽首，口念「無量佛」，叫道：「勝施主，你今天要探海泉，貧道

決不能攔阻。適才貧道袖占一卦，前進者吉，後退者凶。你捨命交友，只管前去，人多了也不便。

叫孟金龍與鐵飛龍和咱師弟海底撈月葉乘龍及高俊龍、蕭銀龍，護隨你前去。」勝爺點頭說道：「甚好。」五龍齊聲說道：「我等願隨前往，死而無怨。」五龍剛要收拾水靠等物，玉面小白龍方俊仁說道：「勝老明公且慢。趁您未走，我就此告辭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方義士，勝英款待朋友不週之處，容日請罪，為何辭去？」方俊仁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昨天我與您提說水面若有用人之處，我是萬死不辭，為何今天探海泉，您同五龍前往，不談我方俊仁一字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方義士乃是初次到此，因此勝英不敢派遣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方施主不要多想，並不是貧道不派，九龍山水勢險惡，貧道不敢奉求方義士。」

方俊仁說道：「道爺，我與勝老明公有言在先，萬死不辭，何懼水性險惡呢？」聾啞仙師一樂說道：「方施主果願前往，求之不得了。」方俊仁這才同著五龍收拾零碎並水衣水靠，六龍一老與大眾告辭，出離王宅，直奔九龍山而去。七位走後，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列位施主，此去九龍山必然有一場血戰，君子防患於未然。河沿現在停著咱們鏢行六七十隻船呢，容他們七位走遠了，咱們大眾一齊前往，作為接應，無事更好，有事咱們是休戚與共。」大眾俱各答言說道：「道爺言之有理，正合我等之意，我們情願前往。」

不言大眾預備起身之事，單言勝爺與六龍。七位由王宅起身，到了九龍山，已掌燈之時，一隻小船遂奔閘口而來，一看鋼鐵閘大開，閘口開坡上清寂寂，靜落落，一人皆無。小船到了閘口前，水手說道：「老達官爺，我們這船進閘口嗎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船不用進閘。」七位在船上遂各換了水靠，然後下了小船。三龍在前，三龍在後，蕭銀龍帶路，葉乘龍次之，勝三爺居中。金龍說道：「三大爺您要晃不了，您就揪著我的分水韜，我能帶你出二百里地去。」勝三爺一笑說道：「二百里地幹什麼去？賢姪不要大呼小叫的。」進了十二道鋼鐵閘仍然不見一人，往南去水中的攔江鎖、混江輪俱都撤去。再往南去水中的竹城也是大開，並無一嘍卒與一家寨主。離山坡不遠，往西去，到了西北角，由水面再往南去。書中代言，六龍在水裡要走幾十里地，就如同兒戲一般。勝三爺累了就揪著金龍的分水韜，晃出有十餘里地去。蕭銀龍回頭叫道：「勝三伯父，這位張玉龍哥哥，做事大為嚴密，這兩天我問他印在哪个泉眼之中。他言說恍惚。我說你要恍惚，請來囉隱士之時，怎樣前去呢？他說大概是當中那個泉裡，咱們奔當中的海泉去吧。」

由東，北方的泉東面繞著走，就聽見這股水往上翻的聲音，恰似萬馬奔騰一般，令人毛發悚然。走到第二泉又繞過去，再到第三泉的東面。蕭銀龍說道：「勝三大爺，你在泉東邊借著月光看著我們往泉裡闖一回。」勝三爺點頭。銀龍說道：「金龍哥哥你在前面為頭，飛龍第二，葉叔父第三，高恒賢弟你第四，我陪著方爺在最後。」列位，蕭銀龍平時不知是誰的水性好，今夜離著泉一近了，可就看出來了，還是金龍的水性，真有破水浪的力量，故此他將金龍派在前面。要論六龍的水性可都不小，相形之下，金龍略見優勝。六龍往泉前面晃，勝三爺踩水觀看，離海泉翻白花處有兩丈餘遠時，頭一個金龍被水沖下來了，在水中翻了個筋斗。第二個飛龍也被水沖下來了，金龍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，這水真涼，頂不進去。」金龍說著話，面上變顏變色。其餘眾人有未晃至海泉近處，便被水沖將下來的。銀龍說道：「咱們順著水的漩渦往裡紮猛子晃，隨水力轉著彎走。」大眾齊說：「有理。」遂順著水流往泉近處紮著猛子晃，晃到距泉一丈有餘，仍被水力攪下來。勝三爺一看蕭銀龍與玉面小白龍，二人的臉面變成了青臉啦，孟金龍鐵飛龍顏色更變。勝三爺說道：「你們六人歇息歇息，我往寒泉走一遭。」

蕭銀龍說道：「勝三伯父，您老人家這大年歲，焉能受得了涼水浸犯呢？連我們年青的都不行。」正在此時，大眾觀看海泉西北露出一物，身上彷彿鱗甲相似，手擎一物，看著黃澄澄的，一露面又被水流攪將下去。大眾甚為納悶，工夫不大又翻將上來，較比先前離著海泉稍遠，露出半截來，看出是人的模樣了，又被水力攪將下去。當時再翻將上來離有丈餘遠了，晃出了海泉，還是手托著黃澄澄一物，直奔勝三爺而來，說道：「勝三哥，此乃天幸之喜。」一手分水，一手托著印，與勝三爺觀看。

口中說道：「黃金寶印得出。」

書中代言，由羅爺來時計算，此時已是三天三夜了。羅爺跟張玉龍來時，由菊花村起身，二位在九龍山東河坡僱了一隻小船。言的是游江，離九龍山閘口三五里地，有一片大葦塘，靠著葦塘將船打住。羅爺對船家說道：「我們二人是九龍山的寨主，外來的船不許奔閘口，你在此處等候，不許遠離。」船家答應，哥倆遂換了水靠，羅爺開發了船錢，除去船價之外多給了二兩銀子。船家問道：「你大概得何時回來呢？」羅爺說道：「明天要是不回來，你就走你的。」二位下船晃水奔閘口而去，離閘口相隔不遠一看，十二道鋼鐵閘大開，並無嘍兵把守。張玉龍叫道：「羅大哥，這是韓秀與老爺子師生之計。」

羅爺說道：「不錯，別看明著沒有人，暗中的人更多。咱們哥倆別打水面走，紮著猛子走。」羅爺在前，張玉龍在後，二人遂往閘口裡面紮著猛子而去。張玉龍是本山水八寨的寨主，山中水面哪裡有卡子，他全都知道。進了十二道鋼鐵閘，張玉龍與羅文並肩而晃，繞著卡子走。進了竹城，繞西山坡奔上山梯。

張玉龍說道：「你盜印，我在上山梯把守，凡山中人下水必由上山梯而來，我先將你陪到那個海泉去。」二人說著話，由東北往西南，此時在掌燈之後。由兩個泉眼東邊繞過去，到了第三個泉，張玉龍雖水性過人，離泉有三五丈就不能往前晃了。

羅爺也不往泉中晃，同著張玉龍晃到上山梯。由身上取下一個包裹，打開了包裹，取出七塊分水擋。這就叫未治其事，先治其物。羅爺平時水性過人，也下不去此泉。皆因為九龍山十海島有這十座海泉，才有十海島之名。這十個泉眼有五個泉眼的水往上翻，有五個泉眼的水往下翻。每個泉眼方圓占二十來丈遠。往上翻的泉眼在九龍山東北，往下翻的泉眼在西南，也是二十來丈方圓。要往翻水泉裡面擲一塊石頭，必得往上冒三次才能沉下去。水源由泉眼裡冒上來，待水往上冒的力量止住時，則水力再向下翻，那石頭才能順著水流沉將下去。因為水由泉眼中來時，其激力最大，水往上翻的力量，就如螺形相似。那五個往下翻的水源，是由上面往下卷，二十來丈的水轉著彎往裡走。無論多大的對象，一近漩渦時便沉人裡面。無論多大水性的人，也不敢近前。林士佩擲印的時候，張玉龍給他撐著小船。只可進往上翻的泉，臨流切近便不能前行。泉眼的水流方圓二十餘丈，小船離泉有二十五六丈遠，便不能再向前進了。

並且不能久停，林士佩的雙足被勝三爺剝去，傷尚未愈，不過扎掙著辦的事，張玉龍只能顧撐船，不能顧擲印。林士佩跪船頭上，用紅綾子將印纏好，留出一個頭來提著，拎將起來往海眼中拋去。雖然林士佩力大絕倫，因為有傷的關係，究竟力量差些，把印擲出去只有十七八丈遠，未能落在正海眼中。

你道這也是忠良爺的命大，邪不能侵正。要真擲到海眼中，慢說是一個羅文，就是十個羅文，真要下海眼，那是決辦不到！

林士佩擲印之時，因為印上有紅綾子，被石縫將紅綾子夾住。

要沒有紅綾子，茫茫海泉，小小的一顆印落在石堆裡，羅爺縱能下泉，也找不著此印。這就是活該羅爺露臉，忠良大人的洪福，勝三爺老哥兒三位的造化。羅爺將寶印得著順著水流轉將上來，頭一次往東北一看，見有五六個人，羅爺就知是勝三爺等到了。剛要說話氣力不支，又翻將下去。再上來之時，雖離泉稍遠，仍然又翻將下去。如此三次，才由水中冒出來，手托著寶印交與勝三爺。蕭銀龍、孟金龍等，俱都伸手向勝三爺要印觀看。金龍從勝三爺手中接過印來，自己一歡喜，大聲喊喝：「九龍山的小子，印盜出來了！」羅爺說道：「孟爺別喊啦，身在九龍山呢。」正在此時，由南往北破浪來了兩個人。為首這個人，口中喊道：「將寶印與我們留下。」此人與孟金龍撞在一處，金龍一看此人，連鬚絡腮紅鬚鬚，大牙齧於唇外，右手的護手鉤一分水，亮出左手的護手鉤，孟金龍伸手就抓護手鉤。勝三爺看著此人眼熟，不敢相認，說道：「二位別動手，勝英在此。金龍不可造次。」此人聽勝爺報了自己的姓名，當時就撒迴護手鉤，面對勝三爺說道：「老師，弟子在水中不能與你老磕頭，我這裡給你行禮了。」語畢，向勝三爺點了點頭。

勝三爺說道：「這位壯士不要認錯了人。」此人說道：「我是你記名的徒弟，我叫混江龍於藍。前三年三月你在蓮花湖打虎，周濟我母子銀子。五月間銀龍在蓮花湖被困，我母親叫我給你送信。六月間二打蓮花湖你又周濟我銀子，我將我娘背出蓮花湖。在

江寧府西門外，我開了一個小買賣，前面是門面，後面是住家，我母親死啦。我也沒有娘啦，我才到鏢局子裡找你。聽說你在這兒盜印呢，我想你是我師父，我應當替你盜印。我就來到九龍山，十二道關都開著呢，我來到竹城遇見一個小孩，我以為他是九龍山的賊，他以為我是九龍山的賊，我們兩個人就動上手啦。他問我是幹什麼的？我說我是盜印的。他遂說咱們一家人，他也是盜印的。」師徒正在這兒說著話，後面這位少年，由勝三爺的身後繞過來，叫道：「勝三伯父，小姪男有禮了。」勝三爺一看這位少年，身穿荷花色的水靠，面似敷粉，原來是小兒童。勝三爺說道：「在下眼拙，一時不識英雄了。」

少年說道：「勝三大爺你不認識我了？我父親是小霸王童林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原來是賢姪。你多大歲數了？」少年說道：「小姪男十五歲了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賢姪你叫何名？」少年說道：「小姪叫千里追風仙童華龍。」勝三爺一笑說道：「真是一輩新人換故人，後生可畏！十餘年不見童賢弟之面，他竟有了這樣的好後人。」

這時，華龍、於蘭俱各通了姓名。原來，他倆暗奔十海島，但不知印在哪摩海眼裡啦，趁夜間亂找一回，兩個人誰也進不去泉，只好回來。兩人正在山坡樹木交雜之處休息，就聽孟金龍喊道：「九龍山的小子，黃金印盜出來了。」混江龍於藍與華龍過來搶印，與勝三爺相見，勝三爺一看是整夠十龍。加上自己是十一位，這才叫十龍探海泉，羅隱士、張玉龍，他們二人是前三天來的。同著來的是六龍，混海金龜孟金龍，渾勇金鋼鐵飛龍，海底撈月葉乘龍，魚眼高恒高俊龍，塞北觀音蕭銀龍，玉面小白龍方俊仁。後到記名徒弟混江龍於藍，千里追風仙童華龍，這十龍出死人生盜出黃金印。羅爺說道：「勝老義士，快出九龍山為妙。」於是五龍在前，五龍在後，魚貫而行。

其行甚快，剛到竹城，忽然間驚天動地。山上三聲號炮，借著山音，就能聽出二三十里地去，往東北一看，滿山紅繡球搖擺，七座連營，人喊馬嘶，地動山搖。黑夜之間，看著就像螻蟻滿山一般。眾英雄往東一看，東山坡上十三層圍子，都是滾木、灰瓶炮子，硬弩長箭，七股魚叉，後面削刀撓鉤，闊斧單刀花槍鬼頭刀。眾嘍卒齊聲吶喊：「拿住了探山的，老寨主有重賞！」

羅文說道：「勝老義士，我義父平生善用兵，這座七星營不易破。如將咱困到天亮，我義父有十二顆月牙鏢，一鏢一個，鏢不空發，你我插翅也不能出此山，乘此黑夜，人人奮勇，還可以殺出去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咱們現在水中，非搶上山去，不能與敵人打仗，金龍與飛龍二位哥哥俱都有橫練功夫，你們二人紮猛子到山根，偷著爬到山上，打開頭層圍子手，打出一條道路來，我們好隨後爬上山去。」二龍遂紮猛子往山坡而來，到了山根底下，偷著往上爬，爬到十幾丈去，就被灰瓶石子打將下來，仍然跳於水中。再往西覓，蕭銀龍與二龍說道：「你們倆再往閘口由南面悄悄往上爬。」二人仍然紮猛子至南閘口，又被弩箭射回。金龍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，石頭砸得骨頭疼。」

羅爺說道：「天光一亮更出不了九龍山了，我義父的月牙鏢專破金鍾罩鐵布衫，到那時小弟只好束手被擒。」勝三爺聞聽，長歎一聲說道：「黃金印黃金印，要你何用？」說話時手托著黃金印，又叫道：「羅隱士，勝英累及您啦！您是逍遙自在之人，應勝英之請來到這裡被困；可慘張玉龍之妻，自勿勸夫。十龍之中，過三十歲的才有一二人，俱都是青春年少之人。」

語畢復又仰面長歎。就在此時，忽聽閘口上一陣大亂，由閘口往南十三層圍子手，俱都往南抱頭而逃，自行踐踏，來回亂躡。